

□散 文

冬日山行

董全云

随着隆冬的到来，苍茫的远山仿佛被凝滞的空气一一留白。此时进山，树木虽然褪去了青笼，可愈发地显得干练和凝重，像一幅笔力遒劲的雕塑。

山日渐消瘦，树则繁就简。辽阔霜天，万籁俱寂。站在大峡谷边缘，凝视着远处灰色的群山，给人一种神秘而震撼的感觉。因为寒冷，山里少了喧哗。倒是太阳依旧热情，照在树上，石上，暖洋洋的。走得累了，拣一块石头上坐坐，晒晒暖，发发呆，想想心事儿，听听鸟鸣，放空一下自己，也是极好。

山里下了点薄霜。漫山的灌木翠柏敷了一层银白，与那青灰色的岩石，还有峰峦间淡青色的雾霭，美轮美奂。冬日的山林是寂寞的。习惯在山林中出没的小动物，此时冬眠的冬眠，长眠的长眠。昔日的热闹、热络、热情，都不见了踪影。

走在山间，踩在松软的落叶上，沙沙的脚步声，大约惊动了蛰伏在草丛里的小松鼠，忽地从丛林间窜出来，倒把我们唬得不轻。

残存几片零星的红叶挂在灰黑色的枯枝上，阳光下愈发显得耀眼。苍

绿的松树挺立在崖前，此时的山里的鸟儿也稀少了很多，偶尔有乌鸦“啊啊……”旋飞在山头。

溪水薄了，清可见底。表层冻了一层白色的薄冰，未及上冻的，依然淙淙流淌，似乎还冒着层仙气儿。掬了一捧，冰爽清甜。这里的水，经了山石的天然过滤，不知暗地里汲取了天地多少的灵气。

严冬的溪水另有一番迷人景象，在大风、严寒、温差等自然力量的合力之下，薄叠冰、冰锥、冰挂、冰痕、冰球……远远看去一条条像白龙，它们似乎仍旧在谷底飞舞。

也许它们就是倾泻瞬间凝固冻结。季节仿佛一条河流，瀑布经过跌宕、九曲回肠的起伏，终于转入冰冻，奔腾暂时画上休止符。瀑水不断被瞬间凝结，以一种新的姿态呈现，一柱柱的冰堆积扩大，凝固，成了这片神奇的冰晶世界。

登山的小路上总是充满惊喜。走在冰上，大家都小心翼翼，像一只只笨拙可爱的企鹅。白色的冰挂旁，几个红衣的女子开心地嬉戏着，摆着姿势，合影。其中一个不小心脚下—滑，“啷噻!”仰面摔了一跤。

我在拍照，不断退后，用一只眼睛在取景框寻找最好的角度，没想到脚下冰—滑，“吡儿”滑翻，砸破薄溪水，裤腿屁股也湿了一片。好在水不深，旁边几人拉我起来，尴尬的模样引来周围一阵大笑，我拍拍摔疼的屁股，红着脸笑起来。

寂静的山谷顿时变得活泼起来，大家哈哈的笑声开心地打着旋儿，在山谷里一圈圈回荡着。

暖阳下，有三五个人在山崖的一片平坦的红石上，横卧聊天，惬意地闭上眼，听水声、听龙吟、听石语，或干脆闭上眼睛，让心在峡谷放空。

蓦地明白人在山旁，才是仙。不觉哑然失笑。

冬天的山径格外寂静，天空特别湛蓝，搭配着冰挂的反射，形成了一个迷人的对比。周围灰色的山峰和峡谷在蔚蓝色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壮观。在这样的景色下，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天地之间的无尽辽阔之中。

太阳刚一落山，四周暮色渐浓，我们从山头坐缆车返回。坐在缆车上向下看，脚下的峡谷蜿蜒曲折，真的犹如一只灰龙盘卧于山谷，游走在群

山之间。

暮色中，峡谷寒气渐起，行至一半，山岚从山的缝隙处涌出，向四处蔓延。感觉那条龙张牙舞爪，在行云布雾，在腾挪跌宕。龙从沟壑里钻出，云雾就在沟壑里弥漫，龙从山巅绕行，云雾就聚涌在山巅。云雾突涌着，翻滚着，从脚下四溢，升腾。山被白色的云雾遮盖弥漫，终于，龙不再动，藏匿在云雾之中。

一道山，是一道雾。雾白山灰，雾是由明到暗，山是由深到淡。不消片刻时辰，它就弥漫开来。刚才还是凡夫俗子的人们，转眼间就进入云遮雾罩的天堂仙界。愈往上，雾愈大，渐渐脚下—片白色，再往上继续升腾，蔓延。再看我们坐在缆车上已在云雾包围中，恍若仙境。

最奇妙的是等再前行，云雾又尽散，刚才的大雾仿佛梦境—样。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记》曾记载了一个梦幻般的桃源村，而今天的山行亦是恍如梦境。

再扭身回望来处，暮色渐浓中隐于淡淡氤氲中；而冬日的青龙峡静处于群山—之谷，淡泊，宁静，犹如饱经沧桑的智者。

□诗 歌

相识 (外三首)

陈 刚

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午后
你在楼下跳皮筋
我在楼上看你
初相识
太阳照在脸上
青春熠熠闪亮

从春夏秋冬
到日月星辰
不经意间
流出的思恋
竟蔓延至春天

起风了
不知道来自哪个方向
我们紧紧相拥
眼眸对视中
感受彼此的心跳

江南青石板上
达达走过的马蹄
不再是美丽的错误
你不是过客
是个归人

从此
我想念爱情

意 蕴

阳光穿过冬天的缝隙
指向没有叶子的一片树林
寒冷枯枝上的鸟鸣
仿佛是世界平静的点缀

我在酝酿一篇文章
需要一个宏伟的框架
和触发灵感的思维
在时间的烘托下
找寻激起心中波浪的一个涟漪

旧事如昨
欲说还休
地下的种子在倔强生长
是等待白雪的覆盖
更是希冀来年的春光

忽然顿悟
念念不忘的这篇文章
不再追求澎湃的动词
和壮怀的节奏
需要的
是婉约的情感
和深藏的意蕴

我住在你的城市里

忘了告诉你
我默默住在你的城市里
已经五个月

手握方向盘

在穿城而过的喧嚣中
闪过你的轮廓
于我的心间
清晰而又难忘

阳光的指缝里
有风缓缓划过
追你出门的刹那
我还年轻
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躲着我

坐在你的床沿
翻着一本物理书
驾车经过的街道
因为有你
在斑驳流离中重拾记忆

黄昏已经降临
晚上 8 点钟的房道
已看不见你的身影
但我依旧记着你的话
无论怎样
不能不理你

忘了告诉你
我默默住在你的城市里
准备终老

沉 默

一直想把你
写进我的诗里
用平平仄仄的文字
轻轻抚平
你的皱纹

繁华人间
你是唯一的绚烂
越在意
越是不经意地流露
最深的情
总是浅浅表达

我的欢乐
夹杂着痛苦和忧伤
秋天来了
我似路边不知名的花朵
孤独地生长

你说
我诞生在夜里
黑暗笼罩不了
我不羁的灵魂
我的使命是寻找光明

其实
你早已出现我的诗里
那些晦涩难懂
旁人无法解读的语句
是我隐藏的
最深的沉默

□散 文

别样奢华邢白瓷

米丽宏

从烈日骄阳下，走进静凉、端庄的邢窑博物馆。心，于刹那间静下来。人声喑咽，灯火荧荧，一种瓷质的静谧，脉脉笼罩，如一种淡淡的隔世感。

那些白瓷，安安静静，各自坐立，光洁的晕影，有白莲的神韵，一种淡淡、盛开的欢喜。温润的光意，在空间里氤氲、发散，像鹅毛雪的柔，像水结冰的脆，像大雪后，表面消融又被冻结成的薄薄冰层。天籁四起，空静悠远。

这些瓷，玉环底碗、玉璧底碗、瓷马残件、执壶……土掩泥埋，在光阴里走了千年，掸掉身上的灰尘，进了玻璃橱柜，竟然圣洁如白莲花。

我一件件端详过去，想由此张望到千年以前；我想象不出，那些双手沾满泥巴的老先人，在抁土为泥、制胎拉坯的缝隙里，能不能分出一点闲暇，像我张望他们一样，张望一下遥

远的未来？他们手下的毛坯，出自泥土，最终却脱尽土气，以雅洁光亮的形态呈现。他们想没想过，漫长的时光过去，这些东西，会成为一个朝代的影子？

土生万物，取自临城磁窑沟、岗西、祁村一带岗坡的瓷土，柔润细腻，正宜造瓷；泚河的清水，木桶牛车，一车车拉来。土和水，由先民之手堆塑成一枚枚器皿，形自心出，无参照，无复制。那是自己的另一颗心，另一种话语，另一个灵魂，是自己的影子，古拙也罢，灵秀也罢，朗阔也罢，纤巧也罢，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它们的相同之处，是颜色。对的，白。邢瓷的白，茶圣陆羽曾做譬喻：“类银类雪”。有点敷衍和粗疏了。那白，何似沉重、敦实的银？雪的轻灵之意，倒有那么一点神似。

邢瓷之白，是一种什么样的白？

牙白，米白，乳白，云一样白，纸一般白？嗯，都有点，又都失之单薄。那么是白中泛灰泛黄泛青或者泛蓝吗？哦，那白，是朦胧、神秘、复杂、模模糊糊不确切的那么一种白。

那白，是白莲花的白，月亮的白，神性的白，白得让人收摄了心意，不敢喧嚷，不敢伸出手去触摸，怕惊扰了它的一世清梦。

一个扁扁的碗，一个荷叶边的花口钵，格局朗阔，厚朴敦实，是粗瓷，富具田野精神，俨然是渔樵气质。

那个腹略鼓、口儿稍收、底儿微缩、收口一圈鼓钉的瓷，就叫个鼓钉洗？该是古人的洗漱器皿吧？做瓷的人，心境该如何富丽饱满，才能做出这么温润生动、虎虎有生气的东西？

侍女般体态妖娆修长的——那把壶，执壶，盈盈不足一握。清美之姿，像不绝如缕的人从里飘来一阙楚歌，

颜色里有清辉般的肃穆。看着，人不觉惊悸，如此细致、精美之物，真如一截岁月，稍一疏忽，当哪碎了；而珍藏之意，亦如邢瓷，穿透浮世烟尘，呈现给人的，仍是迷人的光洁。

做瓷的人，心静下来，便能跟古意打通，做出的器皿，也呈现出了一分高古淡远。在史上，“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唐人皮日休这诗，说的便是越州青瓷和邢州白瓷；而分布在古邢州内丘、临城一带的邢窑，是生产白瓷最早窑场。自北朝开始，历经隋、唐、五代及宋、金、元，达千年。

千余年，邢瓷的素朴之美，一以贯之，不繁华，不纹饰，一门心思，坚定不移，追求的不外乎“质地”和“神韵”。

如此素静，如此干净，如此不慕喧哗，不问浮沉。那一种别样的奢华，唯邢白瓷，而已。

□随 笔

食性在本

郭华悦

食材，千变万化。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性格。

善烹者，首要之务便在于了解食材的性格。每种食材，都会用自己的外表，替自己说话。色，色相；味，气味；质，质地。综合起来，便成了食材之“性”。

有的食材，性格简单。诸如大白菜，贵在鲜嫩。水煮，凉拌，就能把鲜嫩，凸显得淋漓尽致。这样的食材，性格简单，烹煮之法也当以简单为要。

这就像一个人，简简单单，纯纯粹粹。该怎么和这样的人相处，才能人尽其用？以简单之法，对简单之人。如此一来，才能凸显原味，尽显本性。

更多的人，在俗世中打滚久了，偏偏喜欢化简为繁。简单的人与事，在其眼中，就成了不简单的错综复杂。单纯成了障眼法，而背后的云遮雾罩，才是应当警惕的。于是，这样的相处，就像一锅简单的好菜，却被煎炸爆炒等繁琐程序，烹成了四不像的菜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锅好菜被煮了个稀烂。

也有

却也让原本的优点，衰微得近乎寂灭。

一道美食，烹调是否得宜，在于主次。主者，是食材的原味；次者，是其弊端。首要的，在于凸显主者。而其弊，不求尽去，只求将其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一个人，亦是如此。与其相处之中，保其本味才是主要；避短，则得适度，否则便适得其反。

善烹者，知道应根据食材的性格，扬长避短；而反之，不善于烹饪之人，因不了解食材之性，容易走另一条偏道，就是遮掩。下重料，如大辣大咸大甜，用浓烈的调料，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么一来，初尝之下，似乎还挺过瘾；但不过三口，心生腻烦。

懂得依食材之性来烹煮的人，大多也知道，原味往往才是判断一种食材是否绝佳的标准。味杂，往往是为了掩盖食材本来的味道，以哄骗食客。浓烈的调料背后，真相往往只有一条，就是食材有问题。

人，亦是如此。有的人，面具戴得太厚，把自己本来的面目，遮盖得密不透风。这就像一道下了重料的菜肴，用花里胡哨的调料，将自己本来的气味掩盖。为的，无非是不让品尝之人，品出其中的不堪。所以，当一个人的“调味料”太重时，无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身边的人，其真实的面目是有问题的。

人如食性。简单的美食，贵在本味；复杂的美食，贵在调味。而调味之道，扬长避短，主次分明。这么一来，虽丰富而不混乱，虽多味却依旧层次分明。而人，同样也是。简单有简单的美，而更多的人则需要扬其长避其短。而在这个过程中，更得明白，要让自己成为可品且耐品的佳肴，而不是一味用浓烈的外表，掩盖本来的面目。

□随 笔

追逐石子溅溪花

董国宾

葡萄抽条，长起来就没了记性，做完一阵子事情，再去看，满藤都长出好长的嫩条。这样不知节制还行，生命法则是有规律的，它全然给忘记了，还结不结果呀？

葡萄是该打一次条了，我拿起工具剪，咔嚓咔嚓，剪掉一截截冗余的细条，望着天空扬长而去。

葡萄枝条少了，反而是件乐事。这是生活，也是世道。

隐隐的酸楚和凄凄的痛，是避之不及的。常常这样的时候，我亦快亦慢地躲进山林。在这里，随处一隅顿然又觉得难得，绝不虚言，妥妥可视为一个可贵的所在了。

树林少不了可倾听的叹息，山风也搞懂了人世箴言？喋喋不休的山溪水，邀请我静心去聆听低声细语。去

这里，走那里，大自然都铺设好了露湿的青草。勿忘我花儿谁去了它就开放给谁，谁走进山林的怀抱山鸟儿就鸣唱给谁听。

阳光也可拐弯儿，晴朗的心可以牧马。世界上总闪亮着一个恰当地儿，用以安放厌倦的心灵。这是常态，也是生命。

天气总归晴朗多，阴雨了指定也是一张爱笑的脸庞。牛筋草借来阳光的猛势旺盛簇簇地生，欣欣地长。我只要抬腿而行，准有一棵棵一排排高树约会似地临草而生，这决不能归属偶然了。不经意的时候便这样疏忽而过了，但留个眼神，留个心眼儿，向它们传递什么或示意什么的时候也是不鲜见的。

还是嫩芽，仍在初生时，我喜爱

的牛筋草完全忠于强大的内心。你若去给别人说上几句话，回头再看，片刻，牛筋草恨不得翻倍长出一截子了。这大好势头拿来放进生命的光年里，要远超临风的大树了。

你长你的我长我的，各自淡定且从容，转念之间可贵的知难而退，让牛筋草变得更加成熟可爱了。从美学上说，美不在这里一定在那里。无论高矮胖瘦，同样能把生命的这壶水烧开，美的力量是可以支配世界的。

生活中常会面临很多局限，知难而进固然可贵，但适时知难而退，其真正是前进。这是实践，也是智慧。这样的一瞥是惯常的，与罕见遥不沾边。当你站立在池塘边，刚刚恢复生气的大地，托起回暖的池水，由

近及远漾起绿波。小池塘的一角，一个走近一个，不约而同赶过来编织疏篱墙了。毫不规则的小石头和碎瓦片，自然迎来欢畅的机缘。有人捻来“扑通”一声投入水中，也有人要尽技巧，投进水面弹了几下，穷力处沉入水底无声无息了，塘面升起一圈圈快乐的水波。渐渐地，人影悄然散去，一切轰然而起的笑声便无处可寻。

生活平淡，但倾尽了自然。若进入画家诗人的视线，统统成为高雅的艺术。这是哲理，也是人生。

世界上有声音的，无需思考，自然多了去了。无声无迹的诸多庄重的存在，毫无疑问，总能乍然而响。哲人的眼界中，做一条山涧溪流，总是不停地追逐石子，迸溅美丽的浪花。